

亚洲的出生率下降和人口老龄化 — 为低收入家庭提供教育支持 可提高劳动力的质量和生产力

HSU, Minchung 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副教授

要点：

- 亚洲的出生率和平均寿命与发达国家相当
- 预计泰国需要增加 8% 以上的消费税因应人口老龄化
- 在发展中国家不建议使用生育津贴之类的人口政策

人口老龄化正成为全球关注的问题。随着老年人的暴增，政府在社会保障上的支出急剧增加，对财政造成了压力。生产年龄人口的减少同时代表了劳动力的减少以及纳税人数量的减少。此外在发达国家，出生率低，低于维持现有规模所需的更换水平，因此导致老年从属人口指数（老年人口与生产年龄人口的比例）上升，使得老年化问题更加严重。



HSU, Minchung 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副教授



过去几十年发展中国家最令人头疼的是出生率高和人口迅速增加对经济的影响。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政策旨在通过减缓人口增加的步伐来提高经济发展成

果。例如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国际组织和研究机构也鼓励通过计划生育来控制发展中国家的出生率。如果出生率降低，环境和公共服务的负担将减轻，同时婴幼儿的健康状况、女性的生活质量和教育水平也会所有提供，并有助于经济增长。

看起来人口老年化和低出生率是发达国家的问题，但事实上它在亚洲发展中国家已经广泛可见。回顾韩国、中国、泰国、越南等不同收入水平的亚洲国家和包括德国和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的出生率和平均寿命的趋势可以发现，1960年1名女性生涯产子数量的总出生率在发展中国家超过6，出生时的平均寿命不到60岁。另一方面，发达国家的出生率相对较低，平均寿命已超过65岁。

总出生率，平均寿命和收入水平

	总出生率		平均寿命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美元, 2010年)
	1960年	2014年	1960年	2014年	
美国	3.7	1.9	69.8	78.9	50,728
日本	2.0	1.4	67.7	83.6	46,519
德国	2.4	1.4	66.8	78.6	44,878
法国	2.9	2.0	66.6	79.3	41,204
韩国	6.2	1.2	53.0	82.2	26,901
台湾	5.6	1.2	62.3	79.8	21,782
马来西亚	6.2	1.9	59.5	74.7	10,512
中国	5.8	1.6	43.4	75.8	6,108
泰国	6.1	1.5	54.7	74.4	5,636
越南	6.3	2.0	59.1	75.6	1,596
缅甸	6.1	2.2	42.7	65.9	1,230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014年)

截至2014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出生率都在2左右，许多国家的平均寿命已超过70岁。发展中国家的出生率在30到50年间下降到2左右。出生率的急剧下降意味着近期劳动力人口的急剧下降和老年人口比例的迅速扩大。

亚洲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老化问题与发达国家不同。发达国家人口老化的直接结果是社会保障财政负担的大量增加，例如养老金和医疗等。如果生产年龄人口的比例同时下降，则会导致所得税的税基减少。另外，社会保障支出的增加将排挤其他支出。

相比之下，发展中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一般不发达。在亚洲，即使平均寿命和出生率接近欧美，但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和发展水平却低得多。例如，越南的平

均寿命和出生率与美国的差别不大，但收入水平仅为美国的三十分之一。



那么，什么样的人口政策适合亚洲发展中国家呢？笔者正在与泰国央行和台湾中央研究院合作，试图回答这个问题。在研究中，我们运用了一个名为“世代交叠模型”的经济模型，以描述典型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动态和主要经济特征。接下来，为了研究老年化对每一代人的家庭行为、经济增长、社会福利（整个社会的满意度）的影响，模拟了多种老年化情景和政策改革。

首先我们选择了 2055 年的泰国作为老年化的基准情景——预期平均寿命从目前的 74 岁延长到 80 岁，并且假设充分基金的养老金体系不需要政府额外援助。结果发现，为了平衡老龄化经济下的政府预算，有必要将消费税率提高至少 8%。这是因为随着生产年龄人口的减少，老年人的社会保障支出增加，从而导致额外的税收负担。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考虑 2 种人口政策的改革。一种是通过提高儿童补贴或退税来降低儿童保育费用的政策，旨在提高出生率。它在发达国家普遍实行。我们的模拟结果显示这样的政策虽然有助于改善人口的年龄结构，但却开支巨大。

此外，为了研究对不同世代的政策影响，我们模拟了长期的经济变动。结果显示目前这一代对这个政策的满意度很高，因为儿童保育费用的支出降低可以增加其他消费，但其优势将被对经济的负面影响所抵消，后代终将遭受损失。因为这个政策对高教育水平高收入家庭的出生率并没有显著性影响。虽然低教育水平低收入家庭的出生率有所提高，并不意味着这些家庭会为其子女提供高等教育。



如此一来，除非引入额外的政策来保障低收入家庭的儿童获得相当可观的教育投资，否则受过高等教育的技术工人占有所有劳动者的比例就会下降。这对长期经济增长是不利的。尽管人力资源是当今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但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广泛地开展投资。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源

	高中毕业生占 25 岁以上人口的比例 (2010 年)	高等教育的就学率 (2011~13 年)
美国	87.1%	93.3%
日本	80.6	61.3
德国	81.1	61.1
法国	61.9	60.1
马来西亚	50.9	35.9
中国	22.3	27.4
泰国	27.3	51.9
越南	25.7	24.9
缅甸	—	13.9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

上表按国家列出了两类人力资源的指标：超过 25 岁人口的高级中等教育以上学历的比例以及大学等高等教育入学率。两种指标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都很大。

另外，政府当局不参与的非正规部门（其经济活动不受政府监管）也带来问题。在发展中国家，非正规部门的比例很高，占有就业人数的一半以上。这些部门是非技术工人为主的劳动密集型部门，与正规部门相比生产力较低。如果技术工人比例下降，将会导致正规部门减少，从而导致总产量下降。因此，即使儿童补贴等政策短期内有效，但长期会导致资源配置的低效和进一步加大老龄化带来的财政负担。

因此，作为另一项政策，我们利用这个经济模型模拟了补贴儿童教育费用的政策，例如低收入家庭免学费和政府资助的学生贷款。模拟的结果发现在政策实施后的短期内（数十年内），与儿童补贴政策相比，技术工人数量将会增加。虽然技术工人因为面临竞争导致满意度下降，但是非技术工人的满意度则会增加。因为整体社会福利是增加的，政府可以通过再分配来弥补技术工人的损失。

从长远来看，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都将受益于这类政策导致的经济增长。鼓励儿童教育投资，提高人力资源素质，从而实现正规部门的扩大和生产力的全面提高。因此，这将导致生产扩大、税负减轻、社会福利改善。虽然人口年龄结

构没有太大变化，但通过经济发展可以保持社会福利的水平不至于下降。

如上所述，对发展中国家走向老龄化社会的政策也应考虑到经济发展的因素。大多数亚洲国家已不再需要控制人口的政策。在发展中国家，鼓励补贴儿童教育费用和鼓励教育投资的政策应优先考虑，而不是像发达国家一样实行广泛提供儿童补贴的政策。

[译自《日本经济新闻朝刊》2017年3月30日，本文经日本经济新闻社同意翻译转载。]

HSU, Minchung, Ph. D.

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副教授

75年出生。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经济学博士。专业为宏观经济学、社会保险和财政政策。
